

中国式现代化与农村互助养老的逻辑关联

李志博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农村互助养老是在家庭养老、机构养老不足以有效成为农村养老之蓄水池之际所诞生的新型农村养老方式。通过探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农村互助养老的内在逻辑关联,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发展农村互助养老的必要性、可行性、方向性“三性”,回答“为什么要”、“何以行”、“如何做”的问题,揭示中国式现代化与农村互助养老之间存在着经济、制度、文化、人才多维度之间的动态关联,为实现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现代化提供一定的借鉴参考。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内在逻辑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为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2024年9月国务院明确出台了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意见,意见指出到2029年基本建成养老服务网络,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其中,家庭养老、机构养老成为养老服务网络中重要的养老模式。由于农村大量劳动力外流,村庄呈现出空心化、少子化等社会结构性问题,以亲情维系为纽带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在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等养老服务模式均不能成为农村人口养老的有效蓄水池之际,一种以“自助一互助”为核心理念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诞生,是“后乡土社会”村民依靠自身力量探索解决自身养老困境的大胆尝试。农村互助养老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良好的社会基础、经济的成本分担等诸多优势,成为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从实践上看,自2008年河北肥乡自发成立第一个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以来,全国各地开始了探索试点阶段。与此同时,学界也开展了相应的研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促进医养结合。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这一决定明确了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定位。但现有研究大多囿于互助养老模式本身,关注点不乏其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困境,如可持续性欠缺、内生动力不足等。围绕问题文本的研究范式反而会陷入固有问题的循环,从而导致现有研究忽视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缺乏从国家战略高度视野来考察农村互助养老发展之维度。此外,尽管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进行了考察,其本质仍是将互助养老模式文化、技术、资源等要素置于割裂的空间中,未将农村互助养老各要素作为一个有机的动态链条加以考量。

故此,尝试站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战略高度,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各要素置于统一理论空间场域下,基于服务链理论界定农村互助养老服务链之内涵,并细化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子链条。此外,从价值目标、发展方向、效能优势等维度诠释中国式现代化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态链的内在关联,以求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态链建构的指导意义,凸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态链发展之优势。

基金项目: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态链建构策略研究(23BSH077)。

作者简介:李志博(1999-),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

二、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态链的内涵

“互助”一词深植于我国丰厚的文化传统之中，“不独亲其亲”“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等论述就是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仁爱之心、向善之举”的互助共济思想。本质上是“有余力余财者帮助无劳动能力或贫困或遭灾的社会成员避免生存危机的社会思想”。从传统社会层面上讲，互助养老主要采取“劳务输出与接受服务”的互助方式，表现为一种“单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传统民间互助只限于一定的社会圈子，是从地方历史中逐步形成，以家族纽带、相识和共同经验为基础的社会关系，

随着家庭结构的转变和社会的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实现了由单一的救助转变为双向的互助。同时在服务供给上，农村老年人因身体状况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在服务的接受上存在着差异次序。需求差异化、个性化的转变也倒逼供给侧变得更加多元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多元化不仅体现在服务种类和内容的增加，如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健康管理等；还体现在服务提供者的多样性上，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志愿者以及邻里之间的互助。2008年的河北肥乡互助养老院堪称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典范。空闲房屋经过高效的资源整合成为肥乡养老院空间场所，自助-互助是其主要依靠的生活管理方式，服务对象则为年龄较大的该地区老年群体，服务内容不仅包括简单的衣食住行基本需求，老年群体之间互助陪伴也带来了精神慰藉。互助养老院的资金源自子女提供以及政府支持。由此可见，对互助文化的传承与挖掘构成了互助养老服务生态链的精神内核，它依托乡村闲置资源，利用邻里间的亲情纽带和互助精神，构建起一种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农村养老服务链条。时任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称赞其是“村集体办得起，老人住得起，政府支持得起”的农村家门口的幸福院，符合群众的需要，符合农村发展的实际，代表着农村养老发展方向。

从以上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分析，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态链作出以下定义：“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态链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是基于‘自助-互助’文化理念，以农村老年人多样化服务需求为核心，强调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由政府、集体、社会组织、老年人自身等多元主体参与，通过资源整合、服务协同、文化浸润形成的动态互助系统，涵盖了服务供给、资金流转、人才支撑、文化维系等子链条，各个链条之间的耦合确保了农村养老服务的顺畅运行，从而达到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全面、高效的服务目标。”

三、内在逻辑：农村养老的核心矛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性回应”

（一）农村养老面临的核心矛盾

农村养老现实困境呈现出传统与现代、需求与供给以及制度与实践等多重矛盾的交织体现，其本质上是新时代背景下农村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农村养老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1. 农村传统养老模式的结构性失衡

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文化，尤其在农村这种固有养老观念根深蒂固。尤其来说，在农村地区与没有儿子的男性相比有儿子的男性老年人其关系网内可能会更有“面子”。与没有子女的老年人相比，有子女的老年人可能获得更多的朋友支持，因为子女的社会网络有可能向上传递给父母。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现代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呈现少子化特征以及农村年轻劳动力外流，家庭养老功能逐渐被弱化。同时，老龄化态势也表现为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家庭照料者缺失加之平均家庭人口规模下降，家庭养老福利供给功能随之弱化，部分家庭结构呈现出倒金字塔式家庭模式，农村家庭不能有效承担养老服务的基础性责任，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维系。

2. 资源供给与需求的严重错配

农村养老的资源匮乏体现服务资源、人才资源、资金资源在三个层面。在服务资源上，

由于农村老年群体人口基数大、国家对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视,养老服务资源的投入也日渐增多,但仍存在服务内容的单一性无法满足农村群体需求的多样性。此外,相较于农村地区服务资源的匮乏,城市地区所获取的养老服务资源则表现为资源叠加、资源外溢的现象。在人才资源方面,当前养老服务质量不佳,很大原因在于相关服务人员较少,服务水平和能力欠佳,许多老年人难以获得必要的照料和护理,特别是在偏远和贫困地区,人才资源几乎空白。农村养老在资金保障上也存在着严重的欠缺。从宏观层面上讲,农村的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保障水平不高,低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农村养老的经济基础,呈现“低水平、高脆弱”外显特征。

3. 制度的应急性与实践照搬化

随着农村老龄化的加深,我国农村养老表现出制度上的应急性、实践的照搬性特征。我国农村养老制度的应急性特征,本质上是应对老龄化加速的被动反应,缺乏系统性规划和长远布局。未富先老、支撑生育等阶段性特征印证了中国社会在物质、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准备不足。在我国压力型体制运作下,地方特别是乡镇部门为了应对上级政府的层层指标,不得不以数字的形式来建立一些“可建不能用”的基础设施,压力驱动一些地方部门和干部出现了“卸责”“躺平”等“惰政”“懒政”行为以及“痕迹主义”“程序化避险”等形式主义。在这一体制下许多农村照搬城市养老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生搬硬套的面子工程,从而忽视了农村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导致养老服务与实际需求严重脱节。

(二) 中国式现代化对互助养老的必要性呼唤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农村养老模式传统与现代、需求与供给、以及制度与实践多重困境交织以及时代号召下,互助养老成为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需求的重要路径,彰显出不可替代的必要性。

1. 破解大规模养老难题的现实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老龄化挑战,而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更深、养老压力更大,农村传统养老模式失效与庞大的农村老年人口规模有着密切的关系。互助养老服务在没有脱离传统和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凭借其自组织优势、邻里互助、低龄助高龄的模式,将分散的老年群体动员起来,形成自我服务、自我保障的内生机制,互助养老作为扎根农村的非正式组织模式能够有效破解农村养老难的问题。此外,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人力资源再开发的一种重要途径,通过群体之间的资源交换,将农村闲置人力资源转化为养老服务力量,实现人力资源本地化开发,不仅能够缓解农村地区的大规模养老压力,还促进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2. 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工程

农村养老服务的普惠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当前农村养老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和服务鸿沟,低收入老年人、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难以获得优质养老服务,成为共同富裕路上的短板。从空间层面来讲,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地域上的灵活性促进了公共养老服务均等化。依托行政村、自然村的闲置房屋建立互助养老点,将服务延伸至农村最末梢。与此同时,农村互助养老在村民参与村庄治理中也发挥着作用,促进了机会的均等化。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运营和维护本质上是一项公共事务,需要村庄内部各方力量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协作,当特定团体内群体成员为改变群体的劣势状况,维护或提升群体的共同利益而采取的统一行动,便产生了“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是在个体之间的联结以及信任机制的基础上实现的自发合作,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为集体行动开展提供了天然合理的场域。

3. 实现两个文明协调的样本缩影

农村互助养老通过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相互赋能,构建了两个文明相协调的实践缩影。第一,从内容体系完整性来说。立足于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和老年人需要的演化趋势,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发展出满足老年人基本的衣食住行基本物质层次需要,同时老年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彼此认同也满足了其精神慰藉的需求。第二,在物质保障初期,精神活动多聚焦于情感陪伴、节日慰问等基础需求,当村庄产业被挖掘,各种要素资源有机会进行进入农村为农村养老服务分担压力,养老资源的增加增强了农村老年人的互助意愿。第三,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功能完备性体现在其基本生活保障和文化价值凝聚上。互助养老通过助餐、助医、助居等基础性服务,解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难题,为乡村弱势群体提供稳定的物质依托,避免了老无所养带来的社会风险,发挥了老年人基本生活保障功能。

四、独特优势：中国式现代化对农村互助养老的赋能效应

（一）顶层设计系统化为农村互助养老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政策内容不仅反映政府的决策偏好,也揭示其关注焦点的演变。梳理 2018-2025 年间国家层面关于农村互助养老的政策演进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大致经历了‘鼓励探索’(2018-2020)到‘构建网络’(2021-2022)再到‘体系化推进’(2023-2025)的三个阶段(参见表 1)。

时 间	阶段 划分	政策文件	内容表述
2018	鼓励 探索	《政府工作报告》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
2019		《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意见》	大力支持志愿养老服务,积极探索互助养老服务
202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的建议》	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
202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意见》	鼓励以村级邻里互助点、农村幸福院为依托发展互助式养老服务
2022	网络 构建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依托村级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之家,构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网络
2023	体系 化推 进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加快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推广日间照料、互助养老、探访关爱、老年食堂等养老服务
2024		《中央一号文件》	因地制宜推进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鼓励发展农村老年助餐和互助服务
2025		《中央一号文件》	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鼓励开展村级互助性养老服务。

表 1:2018-2025 年国家层面有关互助养老模式政策演进

（二）科技进步为农村互助养老发展提供了软助力

首先,在农村互助养老情境中,老年群体身体机能弱化带来的健康风险始终存在,健康检测穿戴设备的普及应用,为农村老上了一道安全防线。实时生理监测、智能风险预警、数据联动响应的技术应用,将互助养老的健康保障从事后救助推向事前预防,为老年群体构建了健康防护网。其次,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精准对接,需要借助功能强大的信息交流平台,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平台搭建提供了科技支撑,没有大数据,也就没有精准可言。通过收集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健康状况、兴趣爱好等多维信息,将老年人多元化需求在平台呈

现,信息平台还能有效连接不同资源供给主体,凭借数据采集、需求对接的精准化实现了服务供给的精确化,确保在老年人需要时能够迅速提供相关服务。

（三）乡村振兴为农村互助养老人才开辟道路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一环,乡村振兴加快了城乡融合的进程,推动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为农村互助养老人才开辟了多元化供给渠道。其中,人作为最活跃的能动要素,是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养老服务人才是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所有人员,就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而言可概括为医护人员和管理人员两类。农村互助养老的医护人员不仅承担老人健康监测和生活照护,还承担着本土人才资源的培育工作。乡村振兴中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工程,通过技能培训补贴、服务积分奖励等方式,鼓励农村低龄老人、留守妇女加入护理队伍,为医护人才培养提供了制度框架。

（四）集体文化理念营造为重构农村互助养老信任基础提供内在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集体主义文化理念,具体到互助养老模式来说,一方面,集体记忆是维系农村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纽带,价值理念能够重塑唤醒集体记忆。通过弘扬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倡导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的价值观念,从而激发村民对集体生活的向往和回忆。另一方面,村庄集体活动的开展还能够营造良好的互助文化氛围,在集体活动中所创造的文化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是有规范、育化作用的。同时,传统民间活动如红事、白事,有社会规范和凝聚团结民族价值功能,不仅能培养村庄集体认同和行动能力,凝聚村庄社会资本,充实村庄治理资源,而且还能够满足村民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传统文化再生,有效链接了断裂的信任基础,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

五、中国式现代化农村互助养老发展方向

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框架下,结合当前农村养老状况,提出本土化、规范化、长效化、时代化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发展方向,从而构建符合中国农村实际、适应时代要求的养老服务体系。

（一）立足乡土根基实现本土化,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特色

在模式选择本土化发展中可初步考虑以下因素:其一,资源禀赋是选择本土化养老模式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对于集体资产较为雄厚、村两委号召力强且组织架构完善的村庄,干部领导型模式往往能发挥更大效能。这类村庄可依托村集体资源建立标准化互助养老服务中心,将养老服务纳入村集体发展规划,通过集体收益反哺养老事业。其二,村庄的人口结构和老龄化程度也影响着本土化养老模式的发展。对于青壮年外流较多、空巢老人比例高的村庄,在选择养老模式时需更注重服务的便捷性和持续性。可在干部领导型或能人带动型模式基础上,引入时间银行机制,鼓励村民为老人提供服务时积累时间积分,待自己年老后可兑换相应服务,解决服务力量短缺问题。

（二）依托制度设计实现规范化: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要求

首先,在项目设计上,应制定明确且详细的操作指南,确保各地农村互助养老项目在设立、运行、评估等各个环节都有章可循,减少因地域差异导致的混乱现象。其次,针对权益主体模糊,立法应进一步细化各方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确保各方在参与农村互助养老过程中能够明确自身定位,有效协作。特别是要明确老年人作为服务对象的权益保障,防止其因信息不对称或权利意识薄弱而受到侵害。最后,在反馈保障机制方面,应建立健全投诉、建议及评价等多元化反馈渠道,确保老年人及其家属能够及时反馈服务中的问题与不足。此外,

还应定期对农村互助养老项目进行绩效评估,将评估结果作为政府补贴、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形成闭环管理,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率。

(三) 融入时代发展实现时代化: 响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要求

首先,数字化赋能要推进智慧互助养老平台县域全覆盖,为老人配备具备定位、跌倒检测功能的智能手环,数据实时联动村医和家属。同时开发适老化操作界面,通过语音交互、视频远程协助解决农村老人数字技能不足问题。其次,服务内涵时代化要对接健康中国战略,将互助养老从生活照料拓展至健康管理、精神慰藉等多元领域。依托县域医共体资源,在互助站设立健康服务点,由家庭医生每周坐诊,并引入社会工作者开展心理疏导、代际互动活动。最后,城乡融合时代化要打破资源壁垒,推动城市优质资源下沉农村。建立城市与农村的结对机制,例如,上海、北京等城市每年选派专家下乡开展技术指导,通过开展“城乡互助积分通存通兑”方式,城市志愿者赴农村服务的积分可在本地兑换服务,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四) 聚焦可持续发展实现长效化: 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目标

首先,构建多元资源整合的长效供给机制。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稳定的资源支撑,需打破单一的资金供给模式,建立多元资源整合机制。在政府层面,应将农村互助养老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刚性支出,建立与老年人口增长、物价上涨挂钩的动态补贴机制。村集体需发挥资源供给的本土优势,将闲置校舍、旧村委会办公室等集体资产无偿或低偿提供给互助组织使用,每年从集体经济收益中提取相应的比例注入养老互助基金,鼓励本地企业通过捐赠物资、赞助服务项目等方式参与。

其次,培育本土人才、激活村民参与热情,构建可持续的内生机制。通过建立人才培育计划,从村干部、乡贤、低龄老人中选拔有热情、有能力的人员,由民政部门组织系统培训,内容涵盖养老服务管理、资金运营、矛盾调解等实用技能,培训合格者颁发证书,为互助组织提供稳定的人才支撑。

最后,完善动态适配的制度保障体系。制度的可持续性在于其对变化的适配能力,需建立科学的动态制度体系,确保互助养老始终贴合农村实际需求。从组织活力、服务质量、资金稳定性、群众满意度等维度设置相应的服务标准,由乡镇每半年评估一次,县级每年开展一次综合评估,评估结果作为政策调整、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_中央有关文件_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6775.htm
- [2] 贺雪峰. 互助养老: 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05): 1-8.
- [3] 张开云、李倩主编《社会保障学导论》, 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第 2 版, 第 24 页。
- [4] 蒋平, 袁文全. 农村发展养老合作社的理论证成、现实困境与制度实现[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2(03): 70-79+201-202.
- [5] 王铭铭.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6] 文丰安. 农村互助养老: 历史演变、实践困境和发展路径[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01): 105-113.
- [7] 纪春艳.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及优化策略[J]. 农村经济, 2018, (01): 90-96.
- [8] Nomaguchi K M, Milkie M A. Costs and Rewards of Children: The Effects of Becoming a Parent on Adults' Live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3, 65(2): 356-374.

- [9] 李沁怡. 福利错位: 我国县域普惠养老政策的实践偏差及其解释[J]. 社会保障评论, 2023, 7(05): 116-131.
- [10] 王群, 银马华, 杨兴柱, 等. 大别山贫困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J]. 地理学报, 2019, 74(08): 1663-1679.
- [11] 胡湛, 彭希哲. 发展型福利模式下的中国养老制度安排[J]. 公共管理学报, 2012, 9(03): 60-70+125-126.
- [12] 杨雪冬, 胡天宇. 压力型体制: 一个描绘和解释中国政府运行机制的概念[J]. 治理研究, 2024, 40(02): 35-43+157.
- [13] 王亚华, 舒全峰. 公共事物治理的集体行动研究评述与展望[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1, 31(4): 118-131.
- [14] 战焰磊. 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J]. 学习与探索, 2024, (11): 9-17.
- [15] 戴枫, 吕笠瞻. 乡村产业与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 影响机理与实证分析[J/OL].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1-20[2025-08-03].
- [16] 张岩松, 韩金.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人才供给困境与培养机制创新[J]. 社会福利(理论版), 2020, (11): 9-13.
- [17] 徐广玄, 邓玉函. 农村文化资源的中国研究与传承创新方略[J/OL].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11[2025-08-03]

The Log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Ecological Chain of Rural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Services

LI Zhibo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00, China)

Abstract: Rural mutual - aid old - age care is a new model of rural old - age care that emerged when family - based and institution - based old - age care are insufficient to effectively function as the cornerstone of rural old - age support. From a systematic perspective, and drawing on the service - chain theory,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the rural mutual - aid old - age care service ecological chain. Sub - chains such as resource supply, talent support, and cultural nourishment are derived, thus constructing an ecological chain of "service provision - service processing - service utilization". Meanwhi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trategy,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s underly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mutual - aid old - age care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 style modernization. It expounds on the necessity, feasibility, and orientation of promoting rural mutual - aid old - age care under the backdrop of Chinese - style modernization, aiming to address the questions of "why it is necessary", "how it is feasible", and "how to implement it". This is intended to offer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mutual - aid old - age care.

Key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ural mutual help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ternal logic